



雪漠认为，当作家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后，写作自会喷涌，这种消除了二元对立的叙事，是西方作家所没有的，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叙事。作为中国作家，必须有一种担当，要把自己放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贡献出中国作家独有的东西。《羌村》等作品就是要告诉世界，中国有这样一种写法、这样一种作家、这样一种创造力和想象力、这样一种认知和审美，来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想象。从《西夏咒》《野狐岭》到《羌村》，无论在技巧还是在内涵上，都体现了我们民族独有的、与海外作家相比毫不逊色的文学认知和审美。

雪漠说自己的写作有两个坐标，一个是世界，一个是历史。“我的追求就是八个字：走入历史，走向世界。”雪漠说，“定格一些对当下和未来有启迪的东西，贡献出艺术和文化独有的善美，让当下的人、未来的人都能受益——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追求。”

湘西深处的百年回响

8月19日晚，湖南作家潘峰小说《天地扬尘》新书分享会“来自湘西深处的百年回响”在新华文创·光的空间举行。

长篇小说《天地扬尘》是潘峰以其家族历史为素材创作的一部纯文学作品，时间跨越百年，从战乱频仍的20世纪初开始，讲述了家族先辈从东瀛到安徽贵池和当涂，再一路在三湘大地颠沛流离，最终到达湘西古山城沅陵，其间起落沉浮，而在湘西终老一生的故事。雪峰山、悬棺、放蛊、赶尸、赛龙舟，湘西深处的天主教堂、金发碧眼的修女、土匪、各路军队。湘西古老山城沅陵神秘、奇异的风情画卷，讲流利沅陵话的保牧师，“小南京”古洪江的繁华喧闹……都在小说中栩栩如生。

《天地扬尘》最早的读者是著名演员喻恩泰。在看过《天地扬尘》的初稿后，喻恩泰鼓励潘峰将这本小说初稿打磨修改，成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小说《天地扬尘》的源头，是作者潘峰的父亲潘一尘的讲述。潘一尘是一级编剧，曾任潇湘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他曾负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天地扬尘》。

责策划与组织生产《国歌》《那山那人那狗》《故园秋色》等电影，虽然年过八旬，记忆力仍然惊人。几年前的一天，他给儿子潘峰讲家族故事一讲就是10个小时，而且，哪怕讲述七八十年前的事情，人物姓名、事件地点和当时场景都脱口而出且丝毫不差。

听得多了，年轻时有过文学梦想且有作品获得全国大奖的潘峰就起了把父亲讲述的故事写下来的念头。潘峰在上海做国际贸易，主业是商人。在写作《天地扬尘》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或者是他回长沙，或者是他父亲去上海，或者父子俩电话里长谈。长谈的结果，是这部以他们家族百余年经历为底本的长篇小说。

“这本书是献给我历尽沧桑的先辈们，缅怀他们虽非绝仅有但极其罕见的人生旅程。也献给在他们每次人生的至暗时刻，如烛光般温暖他们的那些生命过客。”潘峰坦言他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是完成父亲的心愿，“我无法穿越时空去旁观我的家族在这百年里所经历的每一件值得记录的往事，但我可以用文字和想象的力量，以上帝的视角，和我年迈的父亲一起，和我们家族的先辈们再一次相逢，陪伴他们体验那一路的苦难和温情。”而潘峰的父亲潘一尘说：“很多人都说，看完《天地扬尘》后很感动。不仅是为书中家族命运而感动，更是对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有思考。”

“叙事共同体”与“家·国”

8月15日晚，作为2023上海书展的一个重要单元，上海国际文学周拉开了帷幕。在建投书局召开的开幕主论坛上，众多中外作家和学者以“叙事共同体”为主题展开探讨。

什么是“叙事共同体”？叙事，通俗来讲，就是讲故事，而“共同体”呢？论坛嘉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倪文尖说：“‘共同体’也是我相当熟悉的。小到‘家’大到‘国’，这中间还有许多‘小同乡’‘大老乡’，再比如我熟悉的大学校园里，各种小组、班级、年级、系科，更别说如今互联网时代太多的各种‘粉’，都是共同体。对于中过理论毒的人来说，看到‘共同体’，也